

跟着《云冈石窟》绘本游云冈

本报记者 赵永宏



杭侃在翻阅《云冈石窟》绘本

绘本，是一种“画出来的书”，是以绘画为主，并附有少量文字的书籍。绘本不仅是家长和老师给孩子讲故事、帮助其学习的良好读物，而且还可以全面建构孩子精神世界，培养他们的多元智能。当下，绘本越来越受到家长、老师和孩子的欢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自然也不例外。国内一些高校教授、青年学子把石窟考古、历史文化、建筑特色和科技魅力作为绘本创作研究的对象，并以浅显而富有哲理的

语言、有趣而具有无限想象力的画功出版成书，受到读者的青睐。

近日，一本按照云冈石窟参观路线编撰而成的科普百科绘本《云冈石窟》，由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它的作者就是两位对云冈文化有着深厚感情的青年学者，云冈石窟景区云冈礼物店内“喜游工作室”系列文创设计者。

内容创作者郭淳，北京大学硕士，北京艺术双年展参展艺术家，作品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曾深度参与《和光同

尘》《芥子须弥》《融》等云冈经典艺术展览的策展工作，致力于古典艺术的当代传承。

绘者田璐，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漫画专业，漫画作品荣获金龙奖最佳组委会优秀奖、参展北京艺术双年展，并成功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多年深耕互联网教育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创意与实践经验。

为了让更多孩子能够以生动有趣的方式了解《云冈石窟》，了解云冈石窟背后的深厚文化，3月15日，两位作者在北京郭守敬纪念馆“运河书会”分享了以《探索云冈石窟的奥秘》为主题的绘本内容。

她们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将云冈石窟的历史起源、建造过程、艺术特色以及背后的文化故事渐次展开。

是谁建造的云冈石窟？云冈石窟是怎么建造的？云冈石窟为什么建造在这里？“云冈”二字又从何而来呢？如今风化的雕刻曾经是什么模样？我们应该如何游览云冈石窟？

手捧绘本《云冈石窟》，参与者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之旅。

翻开绘本的第一页，一幅宏大而壮观的云冈石窟早期、中期、晚期主要洞窟示意图展现在读者面前。从第1窟到第20窟，以及第39窟和古道车辙，以手绘的形式、不同的颜色搭配，标注得十分明显。那连绵的石窟群，宛如一部凝固的史书，诉说着千年的故事，引导读者怀揣着激动的心情，踏上了这片充满神秘与魅力的土地。

沿着绘本的指引，道武帝拓跋珪和一位可爱的卡通人物一句“云冈，你好”把读者拉回到了1500年前的平城。他们带领读者认识了平城时代以及那些具有浓郁西亚甚至东罗马风格的器物。“那时的平城好大啊！真的是一座国际大都市！”在场的一位小孩轻轻地发出一声惊呼。

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撼，一尊尊高大的佛像庄严肃穆，仿佛在迎接每一位客人。绘本中详细介绍了这些佛像的雕刻工艺和历史背景，让人们对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云冈在哪里？》《开窟了！》《大佛洞里住大佛》《墙壁上的“连环画”》《手拉手的“双胞胎”》《中西合璧的大石壁》《神仙住神山》《欢迎来到音乐会》《菩萨的好“帮手”》等一系列图文并茂的绘本读物里，读者仿佛能看到古代工匠辛勤劳动的身影，他们用手中的工具，一点点地雕琢出这些艺术杰作。每一句解说，每一幅绘画，都包含着云冈石窟里每一处细节，语言生动有趣，画面极富感染力，符合孩子们的阅读习惯。

走进石窟内部，光线变得昏暗起来，但绘本中的精美插画和详细解说，让读者依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石窟的独特魅力。壁画上的色彩虽然历经岁月的洗礼已经略显斑驳，但依然能看出当年的绚丽与辉煌。那些生动的人物形象、精美的装饰图案、富有韵味的服饰文化，无不展现出古代艺术家高超的技艺和丰富的想象力。

绘本中特别提到了一些具有代表



两位作者和读者在一起 赵永宏 摄

性的石窟，如第5窟和第6窟。第5窟的大佛高达17米，中指超过2米长，耳朵超过3米高，两膝之间约15米远，中间容纳近百人，气势可谓恢弘，令人仰之弥高。站在大佛脚下，人们无不感到自己的渺小。而第6窟则以其复杂的雕刻和丰富的内容而闻名，窟内雕刻的佛陀的一生，组合而成就是一部生动的“连环画”。

随着脚步的移动，读者来到了云冈石窟的中部区域。这里的石窟风格更加多样，既有雄浑大气的，也有细腻婉约的。绘本中对每一个石窟的特点都进行了详细的描述。1500多年前，文成帝同意昙曜的建议，昙曜选择在整座武州山山体最厚最高的地方开凿，修建了5座宏伟的洞窟，武州山石窟的建造，就是从这里开始的，5座大佛是北魏平城的见证，是当时政治、文化、经济繁盛的见证。

继续前行，读者来到了云冈石窟的晚期洞窟。与早期洞窟相比，这里的风格更加简约，但依然不失其独特的魅力。绘本中解释说，这一时期的石窟受到了当时社会变迁的影响，但其艺术价

值依然不可小觑。看着这些晚期洞窟，读者仿佛看到了云冈石窟的发展历程，看到了民间开窟的无限活力。

在游览的过程中，读者不仅欣赏到了石窟的艺术之美，还感受到了大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和谐共生。周围的青山绿水环绕着石窟群，为这片古老的土地增添了一份生机与活力。绘本中也提到了云冈石窟的保护工作，让读者意识到保护这些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走出石窟，心中充满了感慨和不舍。跟着绘本《云冈石窟》游云冈，让读者对云冈石窟有了全新的认识和理解。它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对绘本读物《云冈石窟》赞不绝口。他在为这本书写的后记中称：“本书是一本按照参观路线将云冈石窟重点洞窟的精华介绍给少年儿童的绘本，旅游是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相信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广大少年儿童更好地理解云冈石窟艺术的价值。”

千年车辙里的文明交响

李中美



云冈石窟古道车辙 韩莹 摄

初春了，平城总会有一场雪，或大或小，有时厚厚的雪将整个城市包裹起来，也将云冈千年的车辙压在下面，静静地，等待有人将故事拉开序幕。有时零零星星的雪，就像散落的时光碎屑，在轻轻叩响武州山的砂岩。

我就是在零星小雪中走进云冈，这是我第几次到云冈石窟，记不清了。所幸，只要在佛教圣地走过，不论是带着一颗什么心，佛陀都没有分别心，佛陀的智慧如虚空般无碍，就像云朵不执着于形态，江河不分隔于水滴，佛陀的慈悲平等地流淌在世上任何人的心上。这样的慈悲总会给你不同的感悟。

这次我是循着北魏商队遗留的车辙蜿蜒而上，两道凹痕在薄雪下显影，目测车辙宽度应该在一米半左右。查阅资料说是1.3米的间距，无论间距多少，这间距的存在就如同文明基因的再现。此刻飘落的雪花尚未触地便已消逝，而这些穿越十五个世纪的车痕，却在朔风里生长出愈发清晰的轮廓，将公元五世纪驼铃与二十一世纪我的心跳连接。

的确，我需要很好地捋一下关于这段车辙背后的历史。

这条古道自汉代起就是大同（平城）通往内蒙的重要通道，北魏定都平城期间，成为丝绸之路最东端的干线。当时城市人口达到百万以上，远超同时期长安、洛阳，跻身世界级都市行列。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也决定了如今我们所见车辙的震撼。到了北魏太武帝打通河西走廊统一北方后，此路成为佛教东传和胡汉交往

的主要纽带。

千年后，饥馑的晋北人踩着同一条古道向北，在蒙古草原的月色下砸出新的生计。

千年风雨磨去了铁蹄的寒光，洗涤了贫穷的过往，却让这些深嵌地脉的伤痕愈发清晰，如同大地向天空展开的掌纹，清晰地看到了丝绸之路上消逝的旌旗与融进灵魂的责任。

丝绸之路上消逝的旌旗

初春的风带着塞北特有的粗粝，仰望大佛却温暖绕身。佛陀低垂的眼睑下，希腊的写实雕刻、印度的佛教题材、中亚的商队文化、波斯的纹饰工艺。这些石化的异域旌旗，记录着丝绸之路上所有消失的远征与相遇。

从公元439年秋说起吧。

北魏太武帝攻破凉州城，结束十六国割据局面，丝绸之路轰然打开。凯旋的鲜卑武士不会想到，他们马鞍上沾着的河西沙粒，正悄悄渗入平城郊外新凿的佛窟。

云冈石窟最早出现双窟的第7、8窟，承载了这个时期胡汉杂糅、文化更新、民族变革大时代的重要角色。那些被太武帝军队摧毁的西域佛寺，其残存的经卷与画匠，正以另一种形式在武州山重生。消失的沙海折戟的旗影在慈悲的佛陀世界变得清晰、柔和、平静。

从时光轴上寻找，丝绸之路上散落的不仅仅是沙海折戟的旗影，那商队的旗语、经卷里的旗帜、风蚀的旗杆又何尝不是旌旗的一部分？

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有与其社

会相适应的音乐文化，当我们谈论如今音乐现象时，云冈石窟则会给我们呈现一场千年的文化盛宴。一场永不落幕的音乐会正在第12窟前室北壁的“天宫伎乐”团队中奏响。这座“石壁上的乐团”既是佛教仪轨与世俗乐舞的结合，更是丝绸之路上多元文明跨越地域、语言、以音乐共筑人类精神圣殿的永恒见证，也是这个时代乐舞艺术空前繁华的缩影。同时也打上了丝绸之路上最明了的旗语：文化大融合。

在云冈石窟的千年梵唱中，悬曜五窟的经幡如凝固的佛国烟霞，将北魏王朝的信仰倾注成石壁上的永恒，这无疑是一个经卷里的旗阵。

听说，云冈石窟外墙上小佛云集，全部镀金，可以想象映入武州川水的金色倒影，上下辉映，一一光中，尘数化佛。此刻，我似乎听到众僧翻阅经卷的沙沙声。

再回到第3窟，这个云冈规模最大的洞窟，北魏未完成，隋唐、金代皆在修缮。北魏工匠以铁凿劈开武州山砂岩时，粗犷的线条里奔涌着拓跋鲜卑的草原豪情，隋和唐代菩萨低垂的眼睑被雕琢出更柔和的弧度，折射着唐宋美学的元素。前者用大开大合的气象凿出信仰的骨架，后者以细腻入微的刀锋注入现世的温度。我们需要慢慢去琢磨，这岂不是每一个时代的旗杆？

请将我们仰望的目光再一次落在这千年的车辙上吧。此刻，我敲打键盘时情绪有些激动，只要没有山崩地裂，车辙就是永恒的存在。它见证了中国从陆权帝国向多元文明共同体演进的历史轨迹，也是西口的商贸车马与饥肠辘辘的百姓为求生存共同谱写的命运序曲。

融进灵魂的责任

我将思维从此刻的写作，归位到那天采访的日子。每一次进入云冈研究院都被感动，我言，这是千年凿痕里的古今对话，毫不夸张。

我常对我自己，这道被铁钻辘车碾出、商队磨深、走西口的脚步踏过的事迹，恰似刻在武州山额头的五线谱，将历代的车迹马嘶，与今日修复师砂纸摩挲、3D打印的沙沙声和轻拿慢放，谱写成一首穿越时空的文明交响。

研究员们会将车辙的每道沟壑转化为数字云图。我想，当现代测绘技术将千年车痕构成精确的毫米级甚至更小单位的数据，那些被风化的時間密码，正在这个智能世界里重新复活。这次到来，一位年轻的研究员说起他们拼接一幅壁画的过程。

面前的这幅壁画就是刚刚复原的真品。当年，几乎都是指头肚大小的碎片躺在丝绒衬布上，简直就是散落的星辰，他们10个人彼此相看，默默牵手，这一牵就是四年。

修复室的木桌上叠满档案袋，每片残损都对应着编号、角度、矿质物质检测报告。时常见有人要伏案到深夜，一日下午，有人突然举着放大镜跳起来：“这块就是我寻找了十天的宝贝啊，我的孩儿啊，你竟然藏在这里！”显然，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把这些碎片当成了自己的生命。

去年岁尾，壁画的最后一块缺口归位。手电筒的光晕扫过拼接面，10个人围着工作台静默良久，石膏缝隙里渗出的色彩，顿时化作10个人四年的新颜眉眼。

我们看到的仅仅是云冈研究院修复工程的一丁点。去年我在研究院看到一位头发花白70多岁的老者，眼睛上扣着维修手表的放大镜，手持手术刀精准地在眼前佛像上除污，刀尖触碰砂岩的力度，我想，与当年无名匠人雕刻佛陀衣纹时并无二致。这何曾不是交响！

修复的工程浩大繁杂，所有研究院的人都在披星戴月，他们就像在和时间做一场角逐，这突然让我想起爱因斯坦将物理的大山凿穿后得出的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这些将毕生精力潜置于研究修补的学者们时，是不是可以说：当敬业的力量达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会如光速一般追赴万物，囊括空间与时间的约束，护佑众生。

从研究院修复到数字化展厅，不得不不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与科技交融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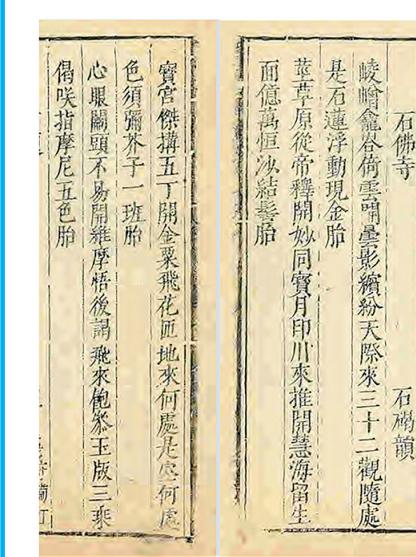
大佛唇边凝固千年的笑意，正穿越数字鸿沟轻轻落在二十一世纪的眼眸之上。一副眼镜已经将我载入了云端，我在莲花座上全方位、多角度、高清晰地看到了佛陀面容慈悲，嘴角微微上扬，身姿雄伟，目光穿透时空，柔和地俯视众生。

每个人戴上数字眼镜就已经进入了数字的世界，随着所见左右上下走动，又怕从莲花宝座一不小心跌落，而大同蓝在数字世界也真实呈现。不得不相信，云冈人正以二进制的语言续写文明的史诗。我们随行的几位作家，共同感悟道，这不是对过去的告别，而是对新时代的文明宣言。

返程途中，我闭着眼睛，脑海里却是驼铃与斧凿、风吹经文，灯下修复、佛垂目，笑而不语。一切的一切，归结在脑子里只有一个名字——千年车辙里的文明交响。

笔墨遗痕——云冈石窟 朱廷翰题记钩沉(上)

员小中



《云中郡志》石碑韵

岁虽沈寂，待灵光自现胎。口石中开，洞里口河际来。慢口口口佛性，神工巧处即真胎。巡按官大监察御史夏州朱廷翰题。这首诗属七言绝句，韵脚“开”“来”“胎”是平水韵部中的上平十灰，一韵到底。原诗应有120字，在八十年前辨识的时候就有30余字不可认了，现在可辨字更少。云冈张焯先生考证题目中的后三字应为“和成韵”。诗中缺失的文字我们可以参考其他材料，其一、《清胡文焯云中郡志》卷十四《艺文志》有《石佛寺四首》，署名“石碣韵”显然不是人名，而是一种刻在石头上的诗。朱廷翰题诗“和成韵”或为相关的附和作品，我们无法推測两者时间先后。“石碣韵”文字如下：

石佛寺四首

石碣韵

峻峰危崖倚云开，景物缤纷天际来。三十二观随处是，石莲浮动现金胎。茎草原从常绿开，妙同宝月印川来。推开慧海留生面，亿万恒沙结髻胎。宝官杰构五丁开，金粟飞花匝地来。何处是空何处色，须弥芥子一班胎。心眼关头不易开，维摩悟后偈飞来。饱参玉版三乘偈，笑指摩尼五色胎。

大同学者韩府也收录了一首相同韵脚的诗，是朱廷翰题诗的补全版，也许不合格律，但至少我们可以流畅地读一遍，更好地理解朱廷翰原作，好比文物修复，按原型趋势推测形象，增加观赏体验。文字如下：

《游云冈石佛寺》

碧山崖岸梵峰开，幽深洞里有如来。满目崖壁皆佛面，是谓重妆以胎。怪巧玲珑华藏开，诸天穹窿散香来。慈心善目天地晴，阁光生现圣胎。古刹宝塔处处开，金华银相尽西来。往昔岁月虽沉寂，只待灵光自现胎。梵宫寺宇石中开，洞里寒泉河际来。粗石精雕有佛性，神工巧处即真胎。

从摩崖题记残存诗句的字里行间，我们大约能触摸到朱廷翰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世界观上万物有灵，“劈口口岩梵峰开”“怪口玲珑华藏开”表达山河即是佛国的宇宙观，“神工巧处即真胎”即人工与山体皆具佛性。人生观上超越生命：“是谓重妆以胎”“口待灵光自现胎”表达佛像的重塑隐喻人要不断净化提升，通过觉悟获得新生。“口口岁虽沈寂，口待灵光自现胎”，面对时光流逝，沉寂终将被内在的光芒打破。价值观上重视修行：“金茎口相尽西来”“慢口口口口佛性”表示佛教西来，精神永恒，倡导以佛性为本，超脱功名利禄。

融进灵魂的责任

我将思维从此刻的写作，归位到那天采访的日子。每一次进入云冈研究院都被感动，我言，这是千年凿痕里的古今对话，毫不夸张。

我常对我自己，这道被铁钻辘车碾出、商队磨深、走西口的脚步踏过的事迹，恰似刻在武州山额头的五线谱，将历代的车迹马嘶，与今日修复师砂纸摩挲、3D打印的沙沙声和轻拿慢放，谱写成一首穿越时空的文明交响。

研究员们会将车辙的每道沟壑转化为数字云图。我想，当现代测绘技术将千年车痕构成精确的毫米级甚至更小单位的数据，那些被风化的時間密码，正在这个智能世界里重新复活。这次到来，一位年轻的研究员说起他们拼接一幅壁画的过程。

先说其诗。紧邻第1窟明窗东侧，有一块精心打磨过的壁面，宽1.7米，高1.6米，上面刻有草书诗句，笔法一气呵成，行云流水、铁画银钩，神采飞扬，气吞山河。二十世纪三四十代，日本学者对此做过详细记录并制过印拓。文字如下：

《游云冈石佛寺成口》

劈口口岩梵峰开，幽深洞里口如来。口州口口口面，是谓重妆口以胎。怪口玲珑华藏开，诸天穹窿散香来。兹口口口口晴，口阁光生现圣胎。古刹口口口开，金茎口相尽西来。口口口口口口佛性

表示佛教西来，精神永恒，倡导以佛性为本，超脱功名利禄。

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有与其社